

80周年 (1937-2017)

遇難者人數

30萬

「世界記憶」系列之
南京大屠殺



圖為魯美音犧牲後，上海《西風》雜誌社為紀念她特別出的專刊，封面以魯美音在《西風》發表過的作品為題。受訪者供圖

1937年12月17日
日軍進南京城舊照



▲德文媒體報刊採用的日軍舉行南京入城式照片 受訪者供圖



▲日軍在中山東路舉行南京入城式 受訪者供圖



▲日軍攻佔南京後的南京總統府 受訪者供圖



▲日軍攻佔南京後街頭一名孤兒 受訪者供圖



▲日軍當日在被炸毀的中國軍人碉堡前合影 受訪者供圖

攜妻兒參加公祭 悼英烈小姑了77年心願

八旬翁銘記南京屠城捐百文物

初冬的南京，梧桐金黃。萬里飛越，從美國抵南京，踏上故土，移居美國37年、今年80歲高齡的美籍華人魯振國心情不再平靜，其家族中的6位親人在80年前日本侵華戰爭中遇難。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殺80周年，魯振國特別攜同妻子王素英和長子魯照寧，專程飛回南京參加國家公祭儀式，並將共同向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捐贈70餘件（套）珍貴的文物史料，內含7張日軍進南京城舊照片。在魯振國向南京抗日航空紀念館捐贈的59件文物中，有一架重慶號民航機模型，77年前，魯振國小姑魯美音在這架飛機上當空姐，為救乘客被日軍機射殺，生命被永遠定格在26歲。

大公報記者 陳旻



▲航空女英烈魯美音犧牲時年僅二十六歲 受訪者供圖

▲魯振國（後排中）見證兒子魯照寧（右）向南京抗日航空紀念館捐贈重慶號飛機模型 大公報記者陳旻攝

魯振國說，「國仇家恨，有太多的南京人在那場戰爭中家破人亡」，「我是戰爭幸存者，更是遇難者的遺屬。此次回南京，特別為我死去的親人、為死難的鄉親，致上最深切的哀悼和衷心的紀念。」1937年12月，魯振國出生於南京溧水。魯家當時在南京為名門望族，祖父魯士清是一位基督教長老，為南京名士，在南京莫愁路漢中堂基督教會傳教，育有三子三女。「日本侵華戰爭改變了國家的命運，也改變了我們家族的命運。」魯振國泣訴，「我的父親、大姑、小姑、三叔的兒子都死於這場罪惡的戰爭」。

12月5日，魯振國與妻兒向南京抗日航空紀念館捐贈一批文物史料，共計59件，包括美國陸軍航空隊飛行員榮譽獎章、美國陸軍航空部第二十航空隊隊徽、美國飛利浦石油公司1941年出版的雜誌《美國飛虎隊在中國上空與日交戰》等。

日軍機襲民航機「重慶號」

魯振國贈與紀念館的重慶號飛機模型，與該館關係密切。位於南京王家灣的南京抗日航空紀念館，鐫刻在一排排黑色紀念碑名錄上的4296名中外抗日航空烈士中，只有唯一一名女英烈：魯美音（女），江蘇南京，1914年-1940年10月29日。在紀念碑前，魯振國一遍遍撫

着碑上小姑魯美音那冰冷的名字，淚光閃閃。沒有機會見過小姑魯美音，是魯振國一生的遺憾。他說：「小姑犧牲時，父親正帶着一家人在印尼。」

2012年，紐約出版社的英文版《中國之翼》書中記錄當年「重慶號」的幸存者、飛機副駕駛對這起著名空難事件的描述：1940年10月29日凌晨，機型為DC-2的重慶號飛機從香港飛往重慶，上午7點到達。飛行員美國人肯特按原計劃繼續飛往昆明，但是重慶珊瑚壩機場接到報告，日本飛機正在經過宜昌飛往重慶。肯特被迫離開重慶，燃料消耗使他

只能降落在位於昆明東北約80英里處一個二級機場——沾益機場。

肯特低飛越過丘陵，接近沾益機場時發現機場坪停有兩架中國飛機，於是臆測若日本飛機在附近，中國飛機肯定會離開，於是他對準跑道準備着陸。詎料，肯特不知道這兩架飛機其實是用來吸引敵人力火力的木製誘餌，5架日本驅逐機剛剛掃射了它們，正在爬升離開機場。

為救乘客留守至最後

由於沾益沒有電台，機場無法通知肯特，即將離開的日機發現正在着陸的重慶號，當即俯衝下來開始獵殺。肯特被炮彈炸破心臟當場死亡，空姐魯美音推開機艙門催促乘客離開，為救乘客返回機艙的魯美音最後一個離開機艙。當她在機場上奔跑時，一架日機俯衝猛烈掃射，魯美音倒臥血泊中傷重不治，遇難時魯美音年僅26歲。

日本軍機襲擊沒有任何威脅的民航客機，在事發當時引起了社會震動和國際社會的強烈抗議。美國合眾社評論：這是一個冷血、野蠻的謀殺。魯美音犧牲後，她服務的中國航空公司與金陵女子大學成都同學會共同為魯美音舉行了追悼會，金陵女子大學校長吳貽芳親自出席。魯振國欣慰，這次回南京最重要的心願之一，就是代表家族看望和祭奠小姑。「77年了，心願終於達成」。

▲80歲的魯振國一遍遍撫摸着刻在碑上的小姑魯美音的名字 大公報記者陳旻攝

祖父悼亡女：為人而死重於泰山

魯振國表示，據親人描述，小姑魯美音貌美伶俐，最受祖父寵愛。她熱愛文學，生前多次在上海《西風》雜誌發表作品。

魯美音犧牲後，上海《西風》雜誌社以魯美音的作品《空遊》為題出專刊，收入親友悼念魯美音的三篇文章，以及魯美音曾發表在《西風》雜誌上的兩篇文學作品。《西風》雜誌社編者在《悼魯美音女士》一文中寫道：「大家都覺得魯美音女士的意外殉難，是一個無法彌補的損失。探到美音傷重不救的噩耗，這是晴天霹靂，是平地的波濤，怎能置信？」

魯振國說，家中長輩們對小姑念念不忘。當時，魯美音已辭職準備專心寫作。飛行前一天她在香港與自己最親密的二姐淑淑長談時告訴對方「辭職報告批了」，「我將待在重慶，然後我就可以完成唯一的願望——寫作、寫作、再寫作」。這時航空公司電話來了，魯美音接受飛行任務。她對二姐說：「這是戰爭時期，我怎麼能夠拒絕我能夠提供的服務」。誰都沒有想到，這成為魯美音人生的最後一次飛行。祖父魯士清在《憶亡女美音》文中寫道：為人而死，重於泰山，為己而死，輕於鴻毛。余女美音之死，雖難說重於泰山，但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怕哭鬧招來鬼子險被丟進糞桶

「南京的變化實在太大了！」頭髮花白的魯振國依然一口地道的南京口音。眼前鼓樓廣場已不是小時候模樣，但兒時目睹侵華日軍恣意燒殺的慘痛記憶真切浮現。魯振國加重語氣：「我就是南京大屠殺的幸存者，當年差點死掉！」

1937年11月，日軍佔領上海後，趁勢分三路急向南京進犯。國民南京政府機關、學校紛紛遷移，大批市民逃離南京。魯振國祖父母和大姑、三叔一家逃往重慶，父母帶著4個孩子和外婆去南京市郊溧水投親避難。12月初，在南京，母親生下魯振國。12月12日，南京淪陷。日軍飛機轟炸溧水，「大火燒了三天三夜，燒毀了很多房屋與糧食。」數日後，日本兵打進溧水。

心有餘悸的魯振國說，日軍佔領溧水時，有人躲到山上去，他們一家住在村裏。還是新生嬰

兒的魯振國白天黑夜哭個不停，村裏人擔心哭聲引來日本兵，多次逼他父母「把這孩子丟到糞桶裏弄死」，「是婆婆不肯」，「我這才逃過一劫」。一年後，魯振國全家從溧水回到南京城裏，祖父原有的鼓樓中山路的6幢房屋祖產，有4幢房屋已成廢墟，另兩幢房子只剩下框架，門、窗、木樑全都被拆，屋內院外屍體橫陳。魯振國在被日寇佔領的南京城裏長大，對於他，童年的全部經歷就是恐怖。他回憶說，一天，有個中國人拿了配電所的東西被日本兵發現，先遭吊在外面灌水，然後倒吊過來再狠打。「我看到這個場面，很恐怖！」那時，魯振國才4歲，他說：「發生在家門口的這一幕，我到現在都忘不掉。」

父在港蒐情報遭日特務暗殺

「今年是南京大屠殺80年，我經歷過這場戰爭，家裏6個親人在這場戰爭中遇難。」魯振國一一歷數當年遭遇不幸親人，悲痛難抑。

淪陷後的南京城，很多市民無法正常書信往來。魯振國的祖父在教會傳教，祖母是裹小腳舊式婦女，看見堆積的書信不能及時發送，就拿了信親自去送。一天，祖母去送信，一輛日本軍車橫衝直撞，拉車馬匹受驚，祖母躲避不及被撞到，被失控馬車輾過當場身亡。二叔魯葆雲住在南京中山路，一天日軍闖進他家，二叔到樓下樓查看被當場射殺。魯振國掏出手絹抹眼淚，「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名單牆上有二叔的名字。」

▲魯振國父親魯葆如（右）、母親和兩個姑姑的合影 受訪者供圖

魯振國的父親魯葆如為家中長子，畢業於南京金陵大學化學系，是一位有機化學教授。魯振國回憶道，1938年底，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徵用魯葆如，任命他為中國駐印尼特派員，利用他曾長期在印尼工作時積累的廣泛人脈資源，和精通中、英、印尼、荷蘭四國語言的優勢，指定他負責為國民政府收集對日情報。

學家赴印尼 蒐對日情報



魯振國說，父親目睹日軍侵略致家破人亡，自己身受日本兵欺凌殘喪命，面對國恨家仇，他毅然接受使命，學家赴印尼任職。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日本佔領印尼，魯葆如將家人送回南京後赴香港履職，以書局為掩護收集對日情報。「沒多久，父親遭叛徒出賣，在香港街頭被日本特務暗殺。」魯葆如死於1941年底。